

关于犹太人到达开封时间问题的再思考^{*}

李大伟^{**}

【摘要】关于犹太人到达开封的时间,有周代之前说、周代说、汉代说、唐代说、宋代说、明代说等。综合看来,汉代之前的说法难以被确证,唐代说也缺乏足够证据,近些年来出现的明代说显然缺少证据支持,难以成立,在论证分析时存在对文献错误解读之嫌。传统的宋代说更为可信,不能被轻易否定,开封犹太人的碑刻记载,尤其是明弘治二年碑的价值不能被忽视。

【关键词】开封犹太人;唐代说;宋代说;明代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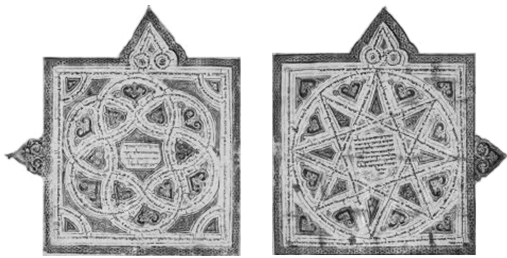
开封犹太人是古代中国犹太人一个最为重要的群体,备受关注。关于犹太人到达开封的时间,有周代之前说、周代说、汉代说、唐代说与宋代说等,但是迄今所知犹太人入华的考古发现以及文献记载最早出现在唐代,汉代之前的说法难以被确证。^①目前,关于开封犹太人入华时间比较流行的说法是宋代说,但是还有唐代与明代等说法。其中唐代说目前尚未有明确的证据,近些年来新出现的明代说则对传统的宋代说提出了新的质疑,颇为引人关注。^②为揭示犹太人抵达开封的时间以及古犹太人入华的历史状况,本文依据开封犹太人文献资料

* 本论文受到2022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世界历史上主要文明之间的比较、互动与互鉴研究”(22&·ZD249)、2020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古犹太人入华研究”(20FZSB063)等资助,系其阶段性研究成果。

** 李大伟,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① 参见李大伟 Li Dawei,〈古开封犹太人入华研究述评〉[A Review of the Study of Ancient Kaifeng Jews Entering China],收录于《犹太研究》(第13辑)[Jewish Studies (13)],傅有德 Fu Youde 主编(济南[Jinan]:山东大学出版社[Shandong University Press],2015),231—236。

② 参见 Yu Peng, “Revising the Date of Jewish Arrival in Kaifeng, China, from the Song Dynasty (960-1279) to the Hung-Wu Period (1368-98) of the Ming Dynasty,” *Journal of Jewish Studies* 68 (2017): 369-386。



(包括四个碑刻与其他资料)与其他有关古代中国犹太人的文献和考古资料,在唐代说介绍的基础上,着重对宋代说与明代说进行新的探讨。

一、唐代说

迄今所知,犹太人最早在唐代入华,且已被相关考古与文献记载证实。相关资料共有7则。其中考古发现为1901年斯坦因(A. Stein)在新疆于阗丹丹乌里克遗址获得一封8世纪中叶犹太商人所写的犹太—波斯文(Judeo-Persian)信件,现存大英博物馆^①;2004年中国国家图书馆入藏了一份新疆和田(古称于阗)出土的编号为BH1-19的犹太—波斯文书信,张湛、时光对此文书进行了解读,认定该信件也出自丹丹乌里克遗址,与斯坦因所获为同一时期、同一人所写的书信^②;1908年伯希和(P. Pelliot)在敦煌藏经洞中发现一份8—9世纪犹太人的希伯来文祈祷书,现存巴黎国家图书馆。^③文献记载包括:916年阿拉伯史地学家阿布·赛义德(Abu Saiyid)记载回历264年(877年9月至878年9月)黄巢在广州(Khānfū)屠杀城中经商的伊斯兰教徒、犹太教徒、基督教徒、拜火教徒等^④;10世纪阿拉伯史地学家马苏迪(Al-Masudi)记载广州犹太商人;^⑤9世纪中叶阿拉伯史地学家伊本·胡尔达兹比赫(Ibn Khurdāhbeh)记载拉唐(Rādhanites)犹太商人沿陆路与海路入华^⑥;953年波斯人巴佐尔·本·萨赫里亚尔(Buzurg ibn Shahriyar)记载阿曼犹太人商人艾萨克(Isaac)入华贸易;^⑦10世纪

^① 参见 D. S. Margoliouth, "An Early Judaeo-Persian Document from Khota, in the Stein Collection, with Other Early Persian Documents,"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Oct. 1903): 735-760.

^② 参见张湛 Zhang Zhan、时光 Shi Guang,〈一封新发现犹太波斯语信割的断代与解读〉[The Chronology and Interpretation of a Newly Discovered Jewish Persian Letter],收录于《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1卷)[Study on Dunhuang and Turpan(11)](上海[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2009),71-99。

^③ 参见 M. Pollak, *Mandarins, Jews and Missionaries, the Jewish Experience in the Chinese Empire* (Philadelphia, 1980), 260.

^④ 参见 Abu Sayyid 阿布·赛义德,《中国印度见闻录》[Akhhār al-Sīn wa'l-Hind],卷二 [Vol.2],黄倬汉 Huang Zhuohan 译(北京[Beijing]:中华书局[Zhonghua Book Company],1983),96。

^⑤ 参见 Al-Masudi 马苏第,《黄金草原》[The Meadows of Gold],耿昇 Geng Sheng 译(北京[Beijing]:人民出版社[People's Publishing House],2013),165-167。

^⑥ 参见 Ibn Khurdāhbeh 伊本·胡尔达兹比赫,《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l-Mamālik],宋岷 Song Xian 译注(北京[Beijing]:中华书局[Zhonghua Book Company],1991),164。

^⑦ 参见 Jacob R. Marcus, *The Jew in the Medieval World: A Source Book*, 315-1791(New York: Atheneum), 355。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1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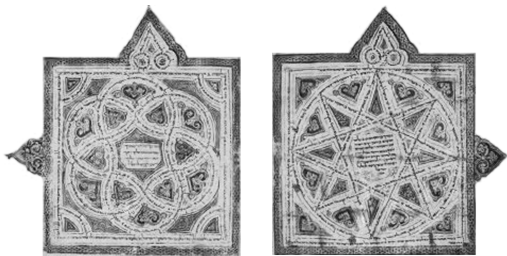
阿拉伯史地学家伊本·穆哈利尔(Ibn Muhalhil)记载吐蕃、于阗有犹太人。^① 以上有关唐代中国犹太人的考古发现,证实了中世纪时期诸多阿拉伯与波斯史地学家关于唐代犹太人入华的记载,犹太人在唐代已经到达中国,甚至久居中国已成为事实。

同时,有些学者也主张犹太人在唐代到达了开封。孔宪易主张,开封犹太人“自唐传入开封后,已历千年,岁月既久,教徒逐渐汉化,教中除‘满喇’等少数人认识希伯来文外,其它一般人经营商业、手工业,和一些人学习儒家经籍,作为猎取功名的工具”^②。他指出,唐代各色西域人等沿着丝绸之路进入中国,犹太人进入也在情理之中。“安史之乱”之后,唐朝政治、经济等中心东移,开封地位逐渐提高。同时,唐朝为了避免汉蕃混杂,规定:“大历十四年(779)诏,回纥诸蕃住在京师者,各服其国之服,不得与汉相参。”开封也受此限制,故犹太人在土市子居住。宋代也同样不可能让这些西域蕃人居住在城内,尤其是大内东华门附近,所以他们祖祖辈辈在土市子定居,并有可能已经建立祠庙,只有他们族人自己知道,影响不大因而不为人知。他进一步指出,从唐宋以来因为其祠庙名不见经传,很难摄入文人的笔下。明代开封人李濂与犹太族人李应元,不仅是同乡,还同是进士,先后都在山西省太原居官,李濂不能不知开封犹太人,但其名著《汴京遗迹志》只字未提一赐乐业礼拜寺一事。清代开封人刘昌为康熙碑撰文者,与该族重要人物赵映乘等私交甚好,同时其府第就在礼拜寺旁边,可是在其修撰的《河南通志》《开封府志》中亦只字未提开封犹太人礼拜寺。清代嘉兴人周城作为一个外省人,在《宋东京考》中亦只字未提就可想而知了。开封犹太人历经金元明等朝代,适应中国环境,读儒家书者甚多,有些更是应试从政,开封籍的缙绅纵然熟知他们是犹太人,也不好意思提及,这也是中国人的恒情,不足为怪。同时,该寺一直坐落在土市子东背后的小巷中,故非熟于开封当地情况者,很难知晓。^③ 高望之认为,虽然目前尚无史料可以断定,但从唐代中西交通历史来看,开封犹太人可能在唐代到达。高望之指出,在唐代极有一部分犹太人从广州、扬州到达开封定居。他认为,虽然目前尚无史料可以断定,但是从唐代中西交通的

① 参见 Gabriel Ferrand 费琅,《阿拉伯波斯突厥人东方文献辑注》[Annotations of Eastern Documents of Arab Persian Turks],耿昇 Geng Sheng、穆根来 Mu Genlai 译(北京[Beijing]:中华书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1989),233、238。

② 孔宪易 Kong Xianyi,〈开封一赐乐业教钩沉〉[An Analysis of Kaifeng Israeli Religion],《上海师范大学学报》[Journal of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1985年第3期[1985, Issue 3],68。

③ 上述引文为孔宪易关于开封犹太人唐代进入开封的论证,参见同上。



历史来看,对于开封犹太人而言,并非如陈垣所言“非宋以前所至”。^①

潘光旦亦认为开封犹太人的一部分在唐代到达开封。他根据1605年艾田告诉利玛窦族里的一个传说,即“当帖木儿征服波斯之时,他们也征服了中国,并将很多摩尔人、基督教徒和犹太人带进中国。这大约是八百年前的事情”,认为大概是在明代,中东犹太人和开封犹太人还是有些接触,他们把帖木儿席卷中东一带的侵略行动,当故事一般说给开封族人,因而演成了这样一个牛头不对马嘴的传说。但是其中两点是对的:一是“大约在八百年前”,即唐中叶以后;二是同来的还有基督教徒和回教徒等。据此,他认为在开封犹太人中间,多少总有一部分人的祖先是唐代来的。除此之外,他还引用五代时期何光远《鉴诫录》中所记波斯人李珣在中国参加科考等事迹,类比开封犹太人,说明开封犹太人至少有一部分是在唐代入华。^②

但是,现存开封犹太人碑刻与其他文献资料中,并没有提及犹太人在唐代到达开封。以上学者主要是基于一种可能性的判断,并没有提出明确的证据。通过唐代犹太人的考古与文献材料,可以看到唐代犹太人多因贸易入华,主要活动在中国边境贸易城市,如于阗、敦煌、广州,乃至吐蕃等地。迄今为止,尚未发现犹太人在中国内地活动的证据。但是,若为贸易之便,犹太人最有可能首先选择到达唐代都城长安,因为长安不仅是中国经济贸易中心,而且由于古代中国奉行朝贡贸易,犹太人来到长安之后会得到唐廷大量赏赐。唐代开封的地位较之东都洛阳都相差甚远,更遑论长安,因此似乎没有什么优势能够吸引犹太人前去。因此,开封犹太人唐代入华说尚有待确凿证据证明,至少目前不能得出明确结论。

二、关于宋代说的再认识

开封犹太人宋代入华说主要基于明弘治二年(1489年)《重建清真寺记》与明正德七年(1512年)《尊崇道经寺记》的记载。明弘治二年《重建清真寺记》记载:

^① 参见高望之 Gao Wangzhi,《关于中国犹太人》[About Chinese Jews],收录于 Sidney Shapiro 沙博理,《中国古代犹太人——中国学者研究文集点评》[Ancient Chinese Jews — Comments on the Research Works of Chinese Scholars],殷罡 Ying Gang 译(北京[Beijing]:新世界出版社[New World Press],2008),133。

^② 参见潘光旦 Pan Guangdan,《中国境内犹太人的若干历史问题——开封的中国犹太人》[Several Historical Issues of the Jews in China — The Chinese Jews in Kaifeng](北京[Beijing]:北京大学出版社[Peking University Press],1983),36—37。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1辑

教道相传,授受有自来矣!出自天竺,奉命而来,有李、俺、艾、高、穆、赵、金、周、张、石、黄、李、聂、金、张、左、白七十姓(十七姓之误)等,进贡西洋布于宋,帝曰:“归我中夏,遵守祖风,留遗汴梁。”宋孝隆兴元年(1163)癸未,列微五思达领掌其教,俺都刺始建寺焉。^①

明正德七年《尊崇道经寺记》亦记载:

厥后原教自汉时入居中国,宋孝隆兴元年(1163年)癸未,建祠于汴(开封)。^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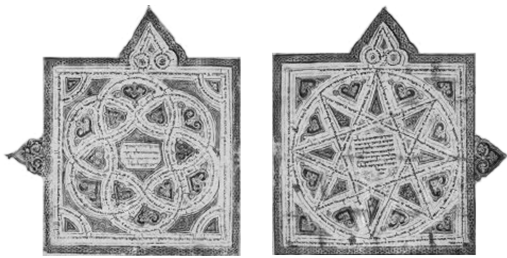
明弘治二年《重建清真寺记》的记载更为翔实,意指十七姓开封犹太人来自天竺(印度),向宋朝贡奉西洋布——西洋在明代之前主要指东南亚与印度洋沿线国家,晚清之后主要指西方欧美国家,古代印度以盛产棉布闻名,西洋布显然指印度棉布,宋朝皇帝允诺他们久居开封。宋孝隆兴元年(1163年),开封犹太人俺都刺首次建寺,即犹太会堂。寺在古代中国初指佛教寺庙,但之后也用以指代其他宗教活动场所,如唐代入华的聂斯托利派基督教(景教)教堂被称为“大秦寺”“波斯寺”,穆斯林 Mosque 被称为“清真寺”等。列微即 Levi,犹太人的祭祀阶层。五思达即 Oustad,在波斯语中类似犹太人拉比,管理宗教事务。明正德七年《尊崇道经寺记》记载开封犹太人建立犹太会堂的时间与明弘治二年《重建清真寺记》一致,不同的是将犹太会堂称为“祠”。祠为古代中国祭祀祖先的地方,即祠堂,此处又一次借用了汉语词汇来称谓犹太会堂,应是因为犹太会堂发挥类似祭祀的功能。

明弘治二年《重建清真寺记》与明正德七年《尊崇道经寺记》刻写的“隆兴”(1163—1164年)是南宋(1127—1297年)皇帝宋孝宗赵昚的年号。1127年之后,金朝(1115—1234年)灭亡北宋(960—1127年),占领开封;北宋皇室赵构(1107—1187年)流亡到中国南部,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称帝,建立南宋。因此,1163年开封犹太人显然是在金人统治时建立犹太会堂。明代开封犹太人在立碑之时,没有采用金朝统治年号,这是因为宋朝与明朝皆为汉族政权,金朝非汉族所建立政权,因此开封犹太人选择宋朝皇帝年号表述时间,以示正统。

如明弘治二年《重建清真寺记》与明正德七年《尊崇道经寺记》所记,1163年开封犹太人既已建立犹太会堂,那么犹太人在此之前即金朝或北宋肯定已到达开封。金朝在大定元年(1161年)七月迁都开封,距1163年犹太人建立会堂仅

^① 陈垣 Chen Yuan,《陈垣史学论著选》[Selected works of Chen Yuan on Historiography](上海[Shanghai]:上海人民出版社[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1981),66—67。

^② 同上,69。



有两年时间,从犹太人朝贡到建寺时间太过短促。^① 明弘治二年《重建清真寺记》记载这批犹太人来自印度,并进贡西洋布于宋,显然是经海路入华。1161年之后金朝与南宋对峙,南宋控制中国南部地区,犹太人不可能途径中国南部沿海地区到达开封。

关于开封犹太人入华时间,陈垣称:“自汉至明,千有余年,犹太人若久居中国,不应无一人一事一建筑物足述。何以弘治碑之始,于本教传入源流,止溯于宋,而不及于宋以上?……故谓汉以前已有犹太人曾至中国则可,谓开封犹太人为汉所遗留则不可。”^②针对陈垣的论述,Yu Peng认为陈垣不仅不接受开封犹太人汉来说,而且怀疑宋来说。^③其完全误解了陈垣的意思。陈垣显然是以明弘治二年《重建清真寺记》将开封犹太人历史追溯至宋代的记载来驳斥汉代说,并非质疑宋代说,所谓“自汉至明,千有余年,犹太人若久居中国,不应无一人一事一建筑物足述”,则是强调为何在汉代没有关于中国犹太人的记载或事迹。而且,陈垣在下文紧接着又称:

及之唐世,欧亚交通渐盛,景教、回教皆接踵而来,犹太人亦当继至,亚拉比(阿拉伯)人阿布·赛义德《东洋行纪》有曰:唐末黄巢之乱,因贸易而至广府之回教徒、犹太教徒与基督教徒等十二万人,皆死于难。此足为唐末犹太人至中国之确证。……今试以种种方法,证明开封犹太族非宋以前所至。宋敏求《东京记》,颇注意于祠庙……而于一赐乐业教寺无闻;张邦基《墨庄漫录》……而于一赐乐业教寺无闻……足见宋时一赐乐业教尚无入能道,其非宋之前所至,可断言也。^④

可见陈垣通过引用阿布·赛义德所记黄巢在广州屠杀犹太教徒的事迹说明唐代中国已经出现了犹太人,又称宋代历史地理著作中没有提到开封犹太人,是因宋代开封“一赐乐业教”(即以色列教)不为人所知,开封犹太人非宋之前所至,可断言也。因此,陈垣的主要观点是开封犹太人不是在宋之前来到开封,恰是支持宋代说。

目前,除了明弘治二年《重建清真寺记》与明正德七年《尊崇道经寺记》记载之外,确实没有其他有关宋代说的证据,但这是否意味着犹太人不可能在宋代到

^① 参见魏千志 Wei Qianzhi,〈中国犹太人定居开封时间考〉[A Study on the Time of Chinese Jews Settling in Kaifeng],《史学月刊》[Journal of Historical Science],1993年第5期 [1993, Issue 5],41。

^② 陈垣,《陈垣史学论著选》,83。

^③ 参见 Yu Peng, “Revising the Date of Jewish Arrival in Kaifeng, China, from the Song Dynasty (960-1279) to the Hung-Wu Period (1368-98) of the Ming Dynasty,” 371。

^④ 陈垣,《陈垣史学论著选》,83—84。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1辑

达开封?

首先,除了明弘治二年《重建清真寺记》与明正德七年《尊崇道经寺记》关于犹太人在开封建立会堂的记载一致,皆称宋孝隆兴元年(1163年)癸未建立会堂,元至元十六年己卯重建会堂,明代历经重修等。尽管清康熙二年(1663年)碑记载“教……周时传于中州,建祠于大梁”——前述此已被证明可信度不大,但是清康熙二年碑仍然强调其寺俺都刺始创于宋孝隆兴元年,重建于元至元十六年。虽然此三碑存在差异,但关于开封犹太人宋代建立会堂的记载完全一致,而且越是年代久远的碑刻可信度越高,因此不能轻易否定弘治二年碑的价值。

其次,明弘治二年碑对犹太会堂称谓的记载,经历了从寺、古刹清真寺到清真寺的流变,即宋孝隆兴元年癸未始建寺,元至元十六年己卯重建古刹清真寺,明代数次重修清真寺。^① 前述寺或古刹为中国古代佛教寺庙称谓,但常用来称呼其他宗教场所。清真寺称谓出现在明代,专指穆斯林宗教场所,开封犹太人被汉人称为“蓝帽回回”(穆斯林),因此可以理解犹太会堂在弘治二年被称为“清真寺”,元代古刹清真寺则应是明代人对元代开封犹太人重建会堂的称呼。从寺、古刹清真寺到清真寺称谓的演变,显示犹太人在明代之前就已到达开封,那么便是元代或宋代,且弘治二年碑明确提及宋代建寺、元代重建古刹清真寺,显示开封犹太人在元代对宋代的犹太会堂进行了重建,因此犹太人在宋代应已到达开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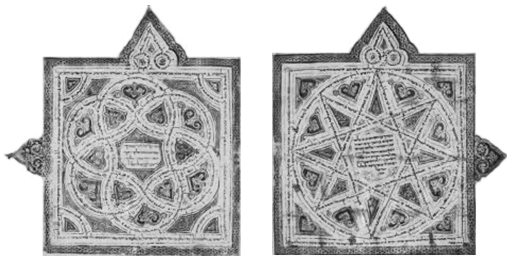
这里需要注意明正德碑关于犹太会堂称谓的记载。明正德碑记载:“宋孝隆兴元年癸未,建祠于汴。元至元十六年己卯重建,其寺古刹也,以为尊崇是经之所。”^②其中祠与寺同,为借用汉语词汇来称谓犹太会堂。李渡南称陈垣对该碑的断句,显示元至元十六年重建的“尊崇是经之所”(即犹太会堂)是由一座古刹改建而来,起初并非作为犹太会堂。^③ 李渡南应是误解了此段内容的意思。明正德碑中没有提及“清真寺”这一称谓,碑名也被称为《尊崇道经寺记》,“道经”即指摩西五经。这是因为明代中叶大量伊斯兰教场所都被称为清真寺,已占据绝对优势,开封犹太人在明正德碑中刻意不再使用该词,应为避免穆斯林的影响,担心被同化的危险。因此,明正德碑所记元至元十六年的“古刹”实际上为弘治二年碑所记“元至元十六年古刹清真寺”,指的就是犹太会堂,是作为“尊崇是经之所”,并非如李渡南所言元至元十六年的犹太会堂是从古刹改建而来。

明弘治二年《重建清真寺记》与明正德七年《尊崇道经寺记》的记载显然可以支持宋代说,但最为重要的是北宋时期犹太人是否具备到达开封的可能性与必

① 参见陈垣,《陈垣史学论著选》,66—67。

② 同上,69。

③ 参见 Lesile, *The Survival of the Chinese Jews* (Leiden: Brill, 1972), 79-80。



要性？前述唐代中国犹太人的资料，显示唐代犹太人已经开通了入华的陆路与海路，犹太人出现于闽、敦煌与广州等地贸易。元代犹太人也已出现在中国各地，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马可·波罗曾记载：“元朝皇帝忽必烈对基督徒、伊斯兰教徒、犹太人和佛教徒等同样的礼遇。”^①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入华时曾记载：“由犹太人进入第二城，杭州城内居民为犹太和基督教人以及崇拜太阳的土耳其人，他们人数很多。”^②1605年开封犹太人艾田会见利玛窦时，也提到杭州犹太人要比开封多，那里有一所礼拜堂。^③1326年天主教传教士安德鲁(Andrew)在写给罗马教会的一封信中，提到很难规劝泉州犹太人改宗基督教。^④杭州、泉州位于中国东南沿海，在元代为重要的贸易港口，这些犹太人肯定是为贸易入华。既然唐代与元代犹太人已经入华，那么宋代完全有可能入华，因为宋代是海上丝绸之路最为繁荣的时期，波斯、阿拉伯、印度与东南亚等地商人都入华贸易，大量国库收入都来自海外贸易税收。历史上印度西海岸地区一直作为印度犹太人的主要分布区域，信德赛义姆尔(Saymur)、孟买南部20英里处孔坎(Konkan)、梵答刺亦纳(Pandaraina)、僧急里(Cyngilin)以及锡兰等地皆有大量犹太人流散。^⑤据戈尼萨文书(Genizah Documents)记载，北非、亚丁等地大量犹太人11世纪已到达印度西海岸等地，并与印度犹太人有贸易联系，如马达姆·哈桑(Madm ūn b. Hasan)在给亚伯拉罕·伊居(Abraham b. Yiju)的信中让他转达对印度商人艾萨克(Ishaq)等人的问候^⑥，亚伯拉罕·伊居在印度铜

① Marco Polo 马可·波罗，《马可波罗行纪》[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冯承钧 Feng Chengjun 译(北京[Beijing]: 中华书局[Zhonghua Book Company]，2004)，305。

② Ibn Battuta 伊本·白图泰：《伊本·白图泰游记》[The Travels of Ibn Battuta]，马金鹏 Ma Jinpeng 译(银川[Yinchuan]: 宁夏人民出版社[Ningxia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2000)，551。

③ 参见 Moule 穆尔，《155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The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before 1550]，郝镇华 Hao Zhenhua 译(北京[Beijing]: 中华书局[Zhonghua Book Company]，1984)，3。

④ 参见张星娘 Zhang Xinglang，《中西交通史料汇编》[A Corpus of Reference on the Traffic Histories Between China and Western Countries](北京[Beijing]: 中华书局[Zhonghua Book Company]，2003)，334。

⑤ 参见 Joan G. Roland, "The Jews of India: Communal Survival or the End of a Sojourn?" *Jewish Social Studies* 42 (1980): 77; Walter J. Fischel, "Bombay in Jewish History in the Light of New Documents from the Indian Archives,"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for Jewish Research* 38/39 (1970-1971), 123-125; David G. Mandelbaum, "The Jewish Way of Life in Cochin," *Jewish Social Studies* 1 (1939): 424; Benjamin, *Travels of Rabbi Benjamin, Son of Jonah, of Tudela*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07), 93。

⑥ 详见戈尼萨文书 TS 6J4 f. 14; TS 18J2 f. 7; TS 12, 416; TS 20, 130; TS NS J 241; TS NS J240; TS 20, 137; TS NS J1 等记载。G. D. Goitein and Mordechai Akiva Friedman, *India Traders from the Middle Ages: Documents from the Cairo Geniza* (Boston: Brill Leiden, 2008), 311-318, 328-351, 373-374。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1辑

厂中雇佣了亚伯拉罕等印度犹太人。^① 因此,印度西海岸与锡兰犹太人应早已活跃在印度洋贸易中,完全有可能在宋代经海路到达中国。古代中国奉行朝贡贸易,异域商人尤喜向中央王朝朝贡,因此可获得远比贡奉之物更多的赏赐。所以,这些印度犹太人完全有理由来到北宋都城开封,贡奉西洋布于宋并定居开封。

开封犹太人碑刻与《托拉》卷轴(*Torah scroll*)显示,开封犹太人受到波斯地区犹太人影响颇深,如碑刻所记“五思达”即为波斯语,开封犹太人《托拉》与波斯犹太人的《托拉》相同,开封犹太人圣所建筑风格在波斯地区也极为常见。^② 这些因素表明开封犹太人应来自波斯,因此很多学者对明弘治二年碑所记来自天竺产生怀疑,质疑弘治二年碑的真实性。^③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明弘治二年碑所记来自印度的犹太人可能是最早到达开封,其与宋孝隆兴元年癸未掌教五思达与俺都刺建立犹太会堂的犹太人应是不同批次到达,因为犹太人到达开封不可能立即建立犹太会堂,后者显然来自波斯,因此不难理解开封犹太人受到波斯犹太人的影响。

明正德七年《尊崇道经寺记》中提到了“天竺西域”这一地名:

至于一赐乐业教,始祖阿耽(亚当),本出天竺西域,稽之周朝,有经传焉。^④

其中“西域”指中国以西的内陆地区,“天竺”西域的称谓说明明代开封犹太人久居中国对犹太教发源地信息非常模糊,因此以来源地表示犹太教发源地,即分别来自印度与西域——西域自然包括波斯以及中亚等其他地区,清康熙碑刻则记载教起于天竺。这些记载说明开封犹太人来源的多样性,开封犹太人应是分不同批次入华,但是最早一批有可能是来自印度。Yu Peng 将明弘治二年碑、明正德七年碑与清康熙碑记载的“天竺”“天竺西域”,错误地理解为开封犹太人宗教的来源地,并指出开封犹太人提供了混乱的信息。^⑤ 实际上,只有明弘治二年碑记载了开封犹太人的来源,后两者则是记载开封犹太人宗教的来源,所指并不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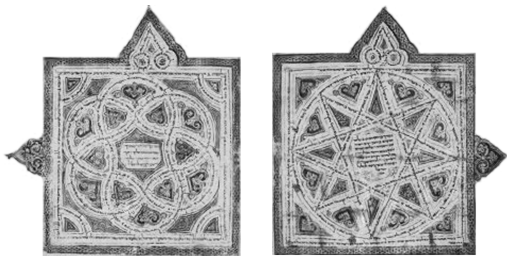
① 详见 TS 20.137 文书记载,同上,638。

② 参见 W. C. White, *The Chinese Jews* (Toronto, 1942), Vol. II, 21, 144。

③ 参见 Yu Peng, “Revising the Date of Jewish Arrival in Kaifeng, China, from the Song Dynasty (960-1279) to the Hung-Wu Period (1368-98) of the Ming Dynasty,” 377。

④ 陈垣,《陈垣史学论著选》,69。

⑤ 参见 Yu Peng, “Revising the date of Jewish arrival in Kaifeng, China, from the Song Dynasty (960-1279) to the Hung-wu period (1368-1398) of the Ming Dynasty,” 376。



当然历史上印度犹太人与波斯联系密切,而且大部分都是从波斯迁徙而来,如僧急里犹太人便被认为是5世纪受到萨珊波斯的迫害迁徙到印度。^①中世纪时期,尤其是8—11世纪印度西海岸诸地、锡兰犹太人与波斯、阿拉伯乃至西班牙等地犹太人联系密切,彼此熟知。11世纪早期印度犹太人就诸多宗教与犹太律法等问题问巴比伦地区加昂亥(Geon Hai),加昂亥以“答问”(Responsa)答之。^②因此,这些来到开封的印度犹太人本身就可能继承了波斯犹太人的传统与习俗。

虽然 Yu Peng 称在《册府元龟》中没有找到有关犹太人进贡西洋布的记载^③,但并不能因此全然否定宋来说。古代中国官方史书不可能完全记载所有朝贡事宜,而且古代汉人常将穆斯林与犹太人混淆,如明清时期开封犹太人便被汉人称为蓝帽回回,因此不排除宋廷误将犹太人视为穆斯林的可能。尽管目前没有发现宋来说的其他证据,但基于上述分析显示开封犹太人应在北宋到达开封,宋代说不能被轻易否定,尤其是明弘治二年碑的价值不能被忽视。

三、关于明代说的商榷

Yu Peng 认为开封犹太人在元代入华,最早到达开封的时间为明洪武年间(1368—1398)。具体而言,其称元代开封犹太人与回回共同被蒙古人带到中国,元代灭亡后这些犹太人在明初来到开封,由于明朝是汉人政权,不再对蒙古时期的色目人实行优待,甚至出台了一些歧视性政策,因此开封犹太人在碑刻中伪造了他们的历史,追溯至宋代、汉代甚至周代,说明犹太人与汉人一样久居中国;而声称来自印度,是因为印度在中国人心目中是一个佛教国家,佛教早在汉代便传入中国,这样便能掩饰他们曾经作为蒙古元代统治阶层的历史,以避免受到明廷的迫害与歧视。^④

为论证此说, Yu Peng 力求证明开封犹太人碑刻所记宋孝宗隆兴元年建立

^① 参见 Walter J. Fischel, “The Exploration of the Jewish Antiquities of Cochin on the Malabar Coast,” *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87 (1967): 231; Werner Keller, *Diaspora, The Post-Biblical History of the Jews*, Harcourt (New York: Brace & World, Inc, 1966), 106-108; H. H. Ben-Sasson, *A History of the Jewish Peopl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380。

^② 中世纪印度犹太人与阿拉伯等地犹太人交往,详见 Werner Keller, *Diaspora, the Post-Biblical History of the Jews*, 156-157。

^③ 参见 Yu Peng, “Revising the Date of Jewish Arrival in Kaifeng, China, from the Song Dynasty (960-1279) to the Hung-Wu Period (1368-1398) of the Ming Dynasty,” 372。

^④ 同上, 375-378。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1辑

犹太会堂的俺都刺就是明代永乐年间的俺诚(或俺三),犹太会堂首次在明代永乐年间建立,开封犹太人故意将会堂建立时间篡改到北宋。^①如其所述,尽管开封犹太人碑刻与《明实录》中关于开封犹太人俺诚(或俺三)身份、姓名等记载存在差异,但不容否认的是开封犹太人碑刻所记俺诚与《明实录》所记俺三为同一人,而且曾因举报周王谋反被赐姓赵(也称为赵诚),授予锦衣卫指挥等职位。^②如明弘治二年碑记载:“俺诚医士,永乐十九年奉(1421)周府定王令,赐香重修清真寺,寺中奉大明皇帝万万岁牌。永乐二十一年以奏闻有功,钦赐赵姓,授锦衣卫指挥,升浙江都指挥僉事。”^③《明实录》记载:“擢河中护卫军丁俺三为锦衣卫指挥僉事,赐姓名赵诚,以其告周王橐不轨,得实也。”^④

康熙十八年,(1679年)开封赵姓犹太人(即俺诚家族)立《清真寺赵氏牌坊并开基源流序》碑刻,纪念赵氏家族从赵诚到清代的历史与开封犹太会堂的建造情况。该碑记载:“由今追昔,创地(犹太会堂)者,吾俺都喇锦衣公也。”^⑤其中“俺都喇”即宋孝宗隆兴元年建立犹太会堂的俺都刺,锦衣应指锦衣卫,“公”在古代汉语中意为长者或老者,常用来尊称先辈。锦衣卫是明代专有官职,专门进行军政情报搜集的机构,开封犹太人中只有俺诚曾担任锦衣卫。因此,Yu Peng 据“俺都喇锦衣公”的记载,认为俺都刺就是俺诚,指出开封犹太人故意将1421年俺诚建寺的事迹追溯至1163年。

古代中国若后世出将入相、称王称帝,则将会此份荣耀追溯至其先祖,此为惯制,如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便将其父朱世珍尊为皇帝,谥号淳皇帝。需要注意的是,《清真寺赵氏牌坊并开基源流序》将俺都刺称为锦衣公而非锦衣卫。若如 Yu Peng 所言俺都刺与俺诚为一人,则仅记为“俺都喇锦衣卫”即可,因此“俺都喇锦衣公”的记载,显示应是后人将俺诚生前担任锦衣卫的荣耀追溯至俺家先祖俺都刺,将其称为锦衣公。而且,《清真寺赵氏牌坊并开基源流序》明确记载:“永乐时,俺诚□□□□□代孙,以奏闻有功,钦赐赵姓。”^⑥虽然中间五个字模糊无法辨认,但显然是指俺诚为开封犹太人俺家子孙,其意应是俺诚为俺都刺

① 参见 Yu Peng, “Revising the Date of Jewish Arrival in Kaifeng, China, from the Song Dynasty (960—1279) to the Hung-Wu Period (1368—1398) of the Ming Dynasty,” 3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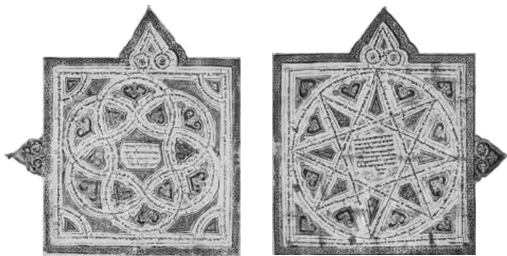
② 同上, 373-383.

③ 陈垣,《陈垣史学论著选》, 67.

④ 《明实录》[Mingshilu], 卷二二二[Vol. 232], 第1页, 总第2242页, 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 收录于李景文 Li Jingwen, 《古代开封犹太人——中文文献辑要与研究》[Ancient Kaifeng Jews-Summary and Study of Chinese Literature], 30.

⑤ 同上, 43.

⑥ 同上, 42.



数十代子孙,显示其并非俺家先祖俺都刺。因此,俺诚与俺都刺不可能为同一人。

同时, Yu Peng 援引怀履光称明洪武初年,一支李姓犹太人从北京迁徙到开封,说明这支犹太人就是开封李姓犹太人,并由此证明整个开封犹太人群体明初从北京迁往开封。^① 元代灭亡后,北京犹太人在明初迁徙到开封,为自然之事,因为明代开封犹太人与中国各地犹太人联系密切,如明代天顺年间(1457—1464)宁波犹太人为开封犹太人呈送本教道经(*Torah*)一部,宁夏犹太人金瑄为开封犹太会堂购置供桌、铜炉、瓶子与烛台等;明正德七年重建犹太会堂时,扬州犹太人又为开封犹太人请道经一部,宁夏犹太人为开封犹太会堂修建碑亭等。^② 但是,这支李姓犹太人的迁徙仅能说明明初有北京犹太人迁徙到开封,并不能说明整个开封犹太人群体都是从北京而来。

因此, Yu Peng 的主张并没有说服力。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尽管开封犹太人碑刻关于犹太人入华时间记载存在出入,如明正德碑与清康熙碑分别记载汉代与周代,但是关于宋代开封犹太会堂建立的时间完全一致,皆记载宋孝隆兴元年俺都刺建立犹太会堂。在古代中国碑刻中,越是久远的碑刻越能接近事实,真实性越大,新近的碑刻则包含一些后人添加的内容,同类碑刻之间难免会有出入,因此不能完全否定开封犹太人三个碑刻的价值,想当然地认为这种差异是开封犹太人篡改历史所引起的。即使如其所言,开封犹太人三个碑刻是经过篡改、伪造的,但是难以想象能够伪造得如此精确,如明弘治二年碑精确地记载了元代建寺的时间、地点,称:“元至元十六年己卯,五思达重建古刹清真寺,坐落土市字街东南,四至三十五杖。”^③

同时, Yu Peng 言称“明朝不对蒙古时期色目人实行优待,甚至出台了一些歧视性政策”,但是,开封犹太人三个碑刻字里行间仍然清晰地表明其所信奉的宗教为异域宗教,其亦非汉人,如此何以躲避明朝的迫害与歧视? 反而是明弘治二年碑明确记载:“殆我大明太祖高皇帝开国初,扶绥天下军民,凡归其化者皆赐地以安居乐业之乡,诚一视同仁之心也。”^④ 显示在明朝建立之初,明太祖允诺只要异域族群(包括犹太人)能够归服中央受其教化,便可赐地让其安居乐业。明代开封犹太会堂中奉大明皇帝万万岁牌,就表明开封犹太人接受明廷的统治,并

^① 参见 W. C. White, *The Chinese Jews*, Vol. III, 158, 221; Yu Peng, “Revising the Date of Jewish Arrival in Kaifeng, China, from the Song Dynasty (960-1279) to the Hung-Wu Period (1368-1398) of the Ming Dynasty,” 385。

^② 陈垣,《陈垣史学论著选》,67,70。

^③ 同上,66-67。

^④ 同上,67。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1辑

没有受到迫害与歧视,否则俺诚何以能够在明廷中担任锦衣卫指挥此等要职。

明朝对于境内异族的政策,主要体现在取消他们在元代享有的优待,鼓励异族与汉族通婚,限制族内通婚,达到同化他们的目的。《明会典》记载:“洪武三年,令蒙古色目人氏,既居中国,许与中国人家结婚姻,不许与本类自相嫁娶,违者男女两家抄没,入官为奴婢。”^①这项政策便主要是通过联姻促使异族同化,并非对异族进行迫害与歧视。因此,明代开封犹太人只要能够归服中央受其教化,便可足以安居乐业,避免迫害与歧视。Yu Peng 所谓开封犹太人为避免受到明廷迫害与歧视而伪造历史的主张,夸大了这些政策对异族的危害性,而且最为重要的是并没有提出足以支撑其主张的历史证据。因此,其关于开封犹太人元代入华与明代到达开封的说法不足为信。

结语

虽然学术界关于犹太人到达开封时间有诸多不同说法,由于迄今所知犹太人最早在唐代入华,因此唐代之后(包括唐代)的说法具备一定的可能性,但是,综合开封犹太人碑刻记载、宋代犹太人流散与贸易状况等诸多因素分析,宋代说更为可信,而明代说显然缺少证据支持。因此,期望通过对开封犹太人入华时间的再思考,能够进行尽量客观的探讨与研究,揭示更多有关开封犹太人的历史真相。

^① 《明会典》[Minghuidian],《户部七》[Hubuqi],卷二十[Vol. 20](北京[Beijing]:中华书局[Zhonghua Book Company],2004),135。